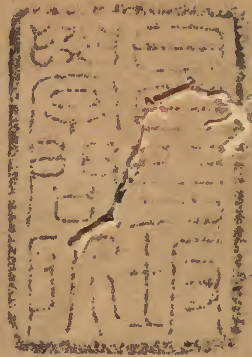


寄園寄所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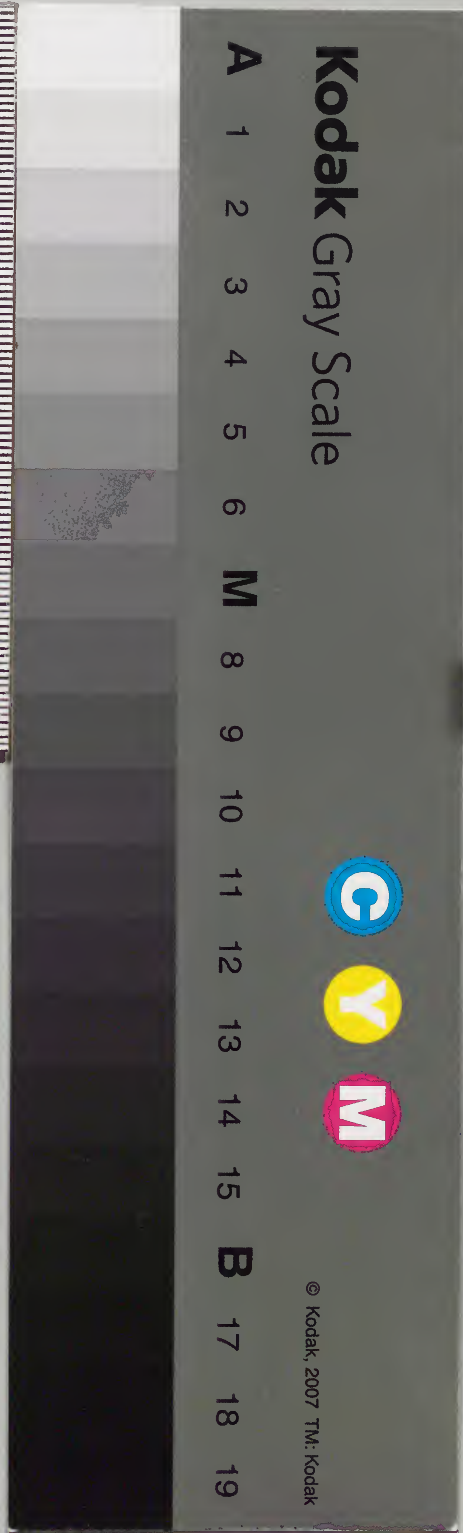
六中



		九	漢
		七	書
		八	門
		九	
一	三	函	類
六	冊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函	七	書	
一	八		
冊	九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89	
冊數	16	(7)	
函號	308	125	



莢塵寄

勝國遺聞

國有簡編矣何遺乎爾曰事蹟屑未必悉紀董
孤也父老之街談豈盡同湘山野錄隨採所閱
亦以佐得失之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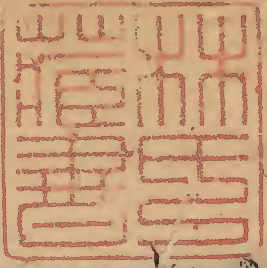
洪武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
姓木者為典史問果文公後乎其人對非也於是頓悟
竟却眾議神史

自敘世德碑曰本宗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
德鄉世服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
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

勝國遺聞

莢塵寄遺聞

一



子。長四五公。次卽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爲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卽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

相繼寢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缺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舍入皇覺寺中。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嘗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有。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卽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攷。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

先考莖鍾離。剪勝野間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客中閒集

洪武年擇解額內雋異者。俾肄業翰林院中。張唯等凡十有七人。實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送為之。唯等待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玉堂叢語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僭。今

上

高皇微時。過剩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嘆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飽。又憫。張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經於此。樹猶在。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因下馬加之赤袍曰。封爾為凌霜侯。在田錄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曰。膽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汚之。銘出見。令拭去。嘆

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言饒。卽大砵一塊與之。算多王侯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耶。晚得聖祖。遂深結納之。許定大計。龍興慈記

太祖始造欽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卽心肝也。太祖曰善。因命太學積課簿。搗而爲之。果成。初政錄

太祖初下建康。聞士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久以原之爲南臺侍御史。卽薦陳過中。行於太祖。遂三顧聘之。爲帷幄師。應茶齋錄

洪武十八年二月。中山武寧王薨。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方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而大陰屢犯上將。不意遽隕其命。天何奪吾大將軍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而世乃傳。太祖慄刻甚。中山疽發背。命內官賜之熟鵝。中山知疽食鵝必死。遣醫生速去。從容食鵝。果薨。比太祖欲殺醫。爲解。已遠遁矣。萬青閣偶談

孫丹陽炎。字伯融。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長于歌詩。至正中。天台丁復。同郡夏煜。皆以詩名。日夜相切劘。下筆快掃百紙可立盡。常與煜對飲。賦詩。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搥案大呼。譁聲撼四鄰。在處時。以上命招致劉誠意。劉堅不肯出。以寶劍遺伯融。伯融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劉無以答。乃逡巡就見。今其詩具集中。寶劍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陰山太古雪。爲誰結此青芙蓉。明珠爲寶錦爲帶。三尺枯蛟出水海。自從虎革裹干戈。飛入芒碭育光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口。時見蜿蜒走虛室。我

逢龍精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

歲大旱爲霖雨。列朝詩集

忠勤伯汪廣洋。字朝宗。爲詩清越。其送俞院判子茂征

鄱陽詩曰。江東風日晴。把酒送君行。好慰三千士。將收

七十城。烟花催疊鼓。雲騎擁連營。山越人爭喜。殊方自

此清。全上

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高皇建大內宮殿。旣成。遷居之。

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卽以是第賜之。中山

拜謝而出。上乃夜命工作。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

往慰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上悅。碧里雜存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履聲。橐

橐。問曰。此爲誰。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危惶懼頓首。汗流浹背。鴻書
明兵之入燕也。危學士素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兵垂及史庫。言於主帥。輦而出之。累朝實錄得無恙。列朝詩集

嚴德明。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而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橋。浚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會在都察院勾當來。是識法度

的。豈肯如此。李曰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漢武時。曾爲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卽是。李大驚。急扶起。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請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爲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耳談

江陰焦某者。太祖故人。思見之。屢命不起。太祖使人搜索之。一日焦忽荷雞酒由御街直入。太祖喜其至。輒

命以其物。付光祿治具。相飲甚歡。已而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以千戶。數日逕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桑樹而歸。永化續編

高皇嘗選蘇杭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畱者纔十四人。賜金其家。餘悉遣歸。永樂間。又選天下婆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庭。教宮女刺繡縫紉。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有吳江吳家婦陸氏與焉。有子遺家。至宣德間。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統丁卯。

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割股與食。陸甦。王聞益憫。召見。賜金帛。勞遣之。至旅而卒。歸櫬先墓。人爲作吳孝子傳。子名璋。生。子洪。由進士。歷任南京刑部尚書。野記

金陵帝王廟。正殿。所祀歷代帝王十六位。位次。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夏大禹王。商成湯王。周武王。西漢高祖皇帝。東漢世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兩廡從祀歷代功臣。三十七人。位次。

風后 力牧 臯陶 夔 龍 伯夷 伯益 伊

尹 傳說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召穆公虎

方叔 張良 蕭何 曹參 陳平 周勃 鄧禹

馮異 諸葛亮 房玄齡 杜如晦 李靖 郭子

儀 李晟 曹彬 潘美 韓世忠 岳飛 張浚

木華黎 轉爾忽 博爾朮 赤老溫 伯顏 右位

次。皆明太祖所定。原有趙普安童。無陳平馮異潘美。後增陳平馮異。以為君臣有同德之休。進潘美以節義。有終始之善。去趙普以為負藝祖。為不忠。祀木華黎。而能安童。以為祀厥祖而難命。既祀伯顏。亦罷阿朮。全上

本朝祭古帝王陵寢明太祖而下有宣宗孝宗

明初總計天下糧稅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

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

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

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

一州七縣。松纔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

重也。本朝康熙初分華亭為婁縣。輿圖廣注

洪武甲戌錢宰以唐鐸薦。詔遣行人乘傳徵入。定蔡氏

書傳。書成復欲歸。因微吟云。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

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太祖聞

之。召燕於文華殿。諭曰。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

憂字。宰大悚惶謝罪。未幾太祖諭禮部尚書任亨泰。諸

儒有年老願歸者。聽。錢宰最有年。遂賜宴及鈔。仍馳驛

歸。洪武庚午也。又三年卒。壽九十六。永化續編

洪武初。翰林學士劉三吾。奉勅為孟子節文。總一百七十餘條。前有三吾題辭。刻在南京國子監。此書之外。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應菴隨錄

黃巖陶宗儀。字九成。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出遊浙東。師張翥。李孝光。杜本。抵淞。教授弟子。至正間。累辭辟舉。張氏開闢。辟軍諮。亦不受。洪武六年。守令舉人才。至京。以病固辭。得放歸。遭亂播遷。必以卷帙自隨。有田一廛。家於松南。作勞之暇。休於樹陰。有所得。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樹下。如是十載。累盎至十數。編次成書。卷帙甚富。列朝詩集

學士陶安。字主敬。明太祖嘗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策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全上

明給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別失別里納里失罕為王。宣德元年始歸。為給事中三十三年。羈留外國二十二年。然纔給勅命。賜老而已。其視蘇子卿出使加久。而視典屬國之賞。又何薄耶。太白劍

剡城李驥。洪武丙子。以太學生選授戶科給事中。坐累免官。後用薦起知東安縣。縣多狼。嘗噬寡婦子。寡婦訴於驥。驥反躬自責。而白寡婦寃於城隍神。翌旦。狼死於寡婦子被噬之所。東安施公禮。時為刑部尚書。異之。為



紀其事。應菴隨錄

權謹以孝子起為文華殿大學士。鄭沂以義門起為禮部尚書。全上

洪武初。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官人不得近。蓋不特尋繹義理而已。末年。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煖丹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玉堂叢語

周是修善畫龍。自題曰。湛然首。歸然角。靜能潛。淵遂躍。蘇蒼生。用汝作。吉水周是修寫。并題。後解學士大紳和曰。勢崢嶸。出頭角。翻海濤。以一躍。兆豐年。霖雨作。後題

曰。周是修。予同業友也。今見其所寫龍。并題。何可無詩和之。應菴隨錄

袁璞相成祖驗後。欲官之。璞曰。相陋福薄。不堪仕祿。但承杖頭不缺。到處酣飲足矣。上乃賜以金牌一面。御筆題詔云。賜汝金牌。任汝行走。遇庫支錢。逢坊喫酒。有人問汝根由。道是永樂皇帝好友。遺愁集

神像立而不坐。坐則必毀。時童謠曰。若要伍公坐。須待二兄來。及况太守鍾蒞任。入祠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以坐像。自是不復毀矣。應

况鍾謁一勢閹。拜下不答。飲梅起云。老太監想不喜拜。

寄國書所論卷六
且長揖。雞恩刺言

蘭溪邵玘。有膽量。中鄉舉入監。適值迎春。會例許監生簪花。眾皆畏縮。邵直前取花為成祖簪之。上注目焉。既中進士。即擢御史。即復御點兩浙巡按。玘辭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教石間談

翰林周敘。居禁近二十餘年。多所論列。詔獨修遼金元三史。有石溪集八卷。國初館閣莫盛於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胡士半江西之句。列朝詩集

饒州朱文季。自立一家言。輯為書。專詆毀濂洛關閩諸子。以書詣京獻闕下。成祖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即敕

行人押回原籍。命布政司同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之。仍搜檢其家藏所著書。悉焚於市。論曰。除惡不可不盡也。詠化類編

近有周翰林某。好詆朱子。一夕夢金甲神曰。汝何妄詆先賢也。射之中心。因驚寤。患心痛死。

宣德丙午春。建文江南來歸京師。上書云。吾當時避難后宫。密寶以出。人不知也。祝髮為僧。居某寺。幾十秋矣。吾於代革之際。遂自退藏。故人無聞我生者。且皇祖尚有密敕在此。可考。今年老八十。祇欲還家。死自已土上。他口史官。亦知我不自刎也。於是奏聞。敕老臣往視之。至。則一老衲而已。莫知其為故君也。獨一老宦。頗憶以

帝舊容。遂訪問焉。少帝視老宦。若故宦者。不覺涕泗流溢。乃云。吾於七夕時。賜桃實三枚與爾。爾匍匐下。食其一。以懷其二。問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老父在家。欲懷此以獻。吾乃嘉爾孝。復賜五枚。爾頗記此否。老宦不覺失聲大哭。既而吏部尚書蹇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聞故君猶在。皆來訪遺事。歷歷述之。始知不死。遂相拜而泣。一時故臣皆來弔探。僉以實聞。詔養於二館中。未幾暴卒。命以公禮葬郊外。永化續編

建文至北京。朝廷命四老中官視之。皆不能認。最後又差一老中官至。建文曰。我殺曹賊時。擲下金鎗尚在乎。蓋建文嘗命曹國公李景隆禦師。曹國公敗歸。建文鎖

景隆於太廟。謂之曰。國若亡。爾必先死於此。及賊破。不及殺景隆而遜去。永化類編

建文破國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某寺中。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阻。既入。從中道行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答。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姓朱。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為。曰。吾老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為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敕送京師。至遣內

豎往視。咸不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為問吳誠在否。眾以白。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見。始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醬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鄭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寧忘之也。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敕迎入大內佛堂。養之。未幾殂云。東朝紀

金川門之變。建文帝闔宮自焚。實錄謂中使出其口於火中。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而不言葬地所在。或謂松陽王景。請葬之以天子之禮。若然。豈有不為置陵守塚。掌之祠官者乎。是則備禮云者。特史臣欺世之辭。

爾。至於北京金山口。景皇帝陵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墓。好事者實之以為建文帝墳。然訪之士人。莫辨其處。遜國之事。野史紛紛。以思恩所獲僧楊應祥。謗為楊應能。或又以太監吳誠。謗為吳亮。且隱應祥之斃獄。而云老佛取入西內。又言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遂指不知何人之墓。以為帝墳。考應祥之獲。在正統五年。土官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師。綱之錦衣衛獄。是年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利。弗救。法司論辟。宥死。崇禎中。鞏都尉永固。請以建文帝入祀典。思陵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於是言者謂當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訛。而考尋成祖禮葬之蹟。是亦癡人說夢矣。兩京求舊錄

正統中。宗伯胡濙蚤朝。承旨。晚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之。面不轉色。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其失儀。十三年。彭時中狀元。當上表謝恩。是夕坐以待旦。至四鼓。困倦。乃隱几而寐。竟爾失朝。糾儀奏言。應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行。濙出班奏啓。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使一新狀元。被執如囚。斯文不雅。上是之。遺愁集

鄒幹在母妊時。父濟爲春坊庶子。英宗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問羣臣。濟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上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歷宗伯。年七十五。歸田。月給米二石。自懸弧。以至易簣。始終祿養。父謚文敏。幹謚康靖。客中閒集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詔求言。劉忠愍球。時在翰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王振覽之大怒。錦衣指揮彭德清在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忠愍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權不下移一言。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喉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囚曰。如此無禮。遂

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數日
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裹為觀。葬之。正德中。
贈學士。謚忠愍。始鍾同父。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
與偕。疏成。為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
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公驚走。且嘆曰。鍾
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每號輒
曰。早知。曷若與劉侍講。公同死耶。時同年尚舞。習聞之。
比長。疑以問。母告之故。同懷忿恨。常欲伸父志。比後。謀
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玉堂叢語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于少保。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
貞欲之。以門生楊直為少保內姻。干請再四。少保曲意

從之。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殿左右諭之曰。徐有
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姦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
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
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逢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
得知。遂銜少保。全止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時。舟行過劫。遍搜行囊。更無貴
重於腰間金帶者。盜竟不忍取。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
沈口吟一絕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
有破書三五冊。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去。續百史
少保既殺。夫人夢公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
雙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於帝。次日。夫人忽喪明。

已而奉天門災。英宗臨視。見公於火光中。隱隱閃閃。時
夫人方貶。次山海關。復夢公曰。吾已見形於帝矣。還汝
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後公家屬自戍所宥還。養
子康。將以公柩歸葬。徙倚東市。見鬻畫者。取視之。則公
與夫人像也。蓋天順初。盧太監永亦以姦黨籍沒。尋皆
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故云。明朝有三謙。高廟時
余謙在翰林。宣廟時虞謙都御史。皆名人。蕙山堂外紀
章綸爲儀制司郎中。以諫易儲下獄。久被幽囚。虱生於
首。奇癢殊不可耐。思欲以櫛治之。苦無其器。一日忽有
羣雀共啣一物。自庭中墜下。取視之。乃新置一牙邊篦
子也。公感荷神貺。珍藏之。又一日大雨。移臥就乾處。方

離一牀之地。磚壁轟然倒矣。百集錄

予壬午夏。先恭人携兒避兵瑯琊山。臥吳氏山樓。使
辰。忽一蜈蚣從空落席上。予驚起走數步。屋梁墮枕
間。免斃於壓。先恭人喜曰。兒亦何幸。遇難不死也。
景泰間。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
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
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怒。黜爲衛經歷。復
請必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恠甚。
便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剛於市。又有某御史。滑縣
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
樹涼息。見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獄。詔杖殺

之。座右編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於徐武功。有人來乞墓誌。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為親不死。託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足傳世者。盍往求之。玉堂叢書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澹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筵。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官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眾謂諫足當之。賢賦詩闔宮。宮中諫口。全上

徐瞻既貴。乘傳歸里。守令率諸生郊迎。諸生以其不由科目。俱眇忽不成禮。郡守怒。因出句云。掌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命諸生對。久不能屬。瞻代答云。咬開銀杏。白衣裏一箇大人。諸生驚服。遂相率請罪。堯山堂外紀泰和楊文貞公父。子將早逝。母陳氏。改贅德安同知羅子理。生大司成璟之祖京。後子理謫死遼東。文貞甫十二歲。即養母及京。永樂初。文貞官內閣。陳氏累贈一品夫人。復為乞恩除免京成藉。回泰和。宣德間。贈禮部尚書。張公鑑卒。妻楊氏遺腹生子文質。字允中。即改嫁。育於祖母王氏。正統壬戌。文質登進士。其繼父已卒。乃迎母歸。亦養其異父之弟妹。至成化間。楊氏亦授封太未

人何相同至此。明朝嫁母而歸受封者。僅此兩見。應卷
隨錄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
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
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玉堂叢語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囚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
執之。官備加考掠。輒誣服。及索瓶。無以應。迫之。漫云。在
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
上。金繩繫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
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此庖
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

竊瓶者。不鬻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
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
矣。雪濤談叢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極諫。下錦衣
衛。襍治。究所至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
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搜銅缸作聲。若
稱冤者。特命勒碑祭之。文鼎少習舉子業。能詩文。壯始

闕。說邪

弘治間。京師熊入西直門。馬文升奏參守衛。因乞嚴武
備。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兆宜慎火。未幾城
內在處災。禮部焚。禁中乾清宮焚。或問之。孟春曰。宋人

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上。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余意此事而云耳。續文獻通考。覃吉在東宮。口授大學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蠹國之弊。時孝宗賜東宮五莊。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爲。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憲宗有易儲之意。露於懷。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奉詔。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劾繼曉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諫曰。不可也。自古未有設諫官者。憲宗怒。以御硯擲之。恩

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哭不起。憲宗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誦事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憲宗不得已。解俊獄。劉瑾以竇石媚上。恩諷兵書俞子俊諫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憲宗崩。得疏一篋。皆房中術。悉畧。臣安進。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賢哉。二涓人。而可以閤寺槩論乎。說郭

劉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師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涕泗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擯弗用。後

果附逆瑾。戍肅歸。至某所。遇都御史某。見其騶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後。卒如其言。王堂費

每朝罷。百官侍側。獨宣劉大夏。循御陛。旁以上。講論移時。諸僚咸嘖嘖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三學士或於閣門伺公出。問上所言。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蓋紀實也。全上

正德大盜趙某。破彰德之武安縣。集師儒於明倫堂。講書。及易之飛龍在天。問是何意。一士曰。此正大王今日應天順人之謂也。大悅。贈百金。趙原是河南增廣生。避劉六劉七等盜於水中。以物覆頭。盜繫其妻去。大怒。出

水奪盜刀。擊殺數十人。奪妻返羣盜。壯之。重得之。知為趙。素有英聲。因擁為帥。以是多奇筭。兵益彊。嘗有詩曰。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丙午。盜固不足道。而其語亦有刺。近代紀聞

長蘆鹽運司斗山劉公。釋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劉瑾初擅權政。急於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枷者多十日餘。即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姓者。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一九。每日剝一分。服盡則難脫。是日

公夢仙人自霄下。以一丸藥納口中。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西麓張太宰。乘此異言之。公得釋為民。後太宰又言直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瑾敗。朝野稱為鐵漢。見聞錄

康對山以救李崆峒見劉瑾。遂蒙清議。瑾敗。坐落職為民。既罷免。以山水聲妓自娛。閑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被之絃索。歌以侑觴。西登吳嶽。北陟九嶷。南訪經臺。紫閣。東至太華中條。停驂命酒。歌其所製。感慨之詞。飄然欲仙。居恒徵歌選妓。窮日落月。嘗生日。邀名妓百人為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闕。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勝錦

纏頭也。楊侍郎廷儀過許。西留飲甚歡。自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殊想念。何不以尺書通問。對山怒擲琵琶撞之。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借琵琶討官做耶。歸田三十餘年。其歿也。以山人巾服殮。遺囊蕭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風致殊可思。列朝詩集劉太常介繼娶妻艷。冢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何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少頃輿歸。續筆乘武宗閱天文書。星名注張。又作汪張。下問欽天監。及史館。皆莫知。楊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漢書。以復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埕平長官。司入貢。同官疑為三地。

修武宗實錄。總裁二閣老。盡取藁草屬刊定焉。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率諸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投荒三十餘年。卒於戍。年七十有二。用修在滇。世宗意不能忘。每問楊慎云何。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用修聞之。益自放。嘗醉。胡粉塗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妓奉觴游行城市。諸土苗以精白綾作被。遺諸妓服之。酒闌。乞書。醉墨淋漓。諸苗輒購歸。裝潢成卷。嘗語人曰。老顛非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耳。著述最富。詩文集之外。凡百餘種。盛行於世。列朝集

蔣司空瑤為揚守。江彬輩惡其無貨賄。一日上捕得夫鯉。謀所鬻者。左右遂以中公。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歸。魚不取值矣。天中記

正德己巳。姜榮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姜倉卒付妾竇氏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妻。竇氏哀求救而免。因執竇。竇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竇謂賊曰。盛家子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

池中歸幸言之。我死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井。給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詔旌曰貞烈。客中閒集

立石於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鐫二大字於其前。其陰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此蓋作於蜀王孟昶。其文尚多。乃宋太宗刪今府邑堂前改為禁草火耗碑亭。全上

宸濠令一士詐為羽客。往說韓副使邦奇。假以所繪松請題。韓為詩曰。勁節貞心本自奇。四時常見綠猗猗。笑他江上桃花樹。為放春光三兩枝。士喻意不敢言而退。堯山外紀

陽明先生箴。仁刑曹。適輪提牢。睹諸吏豢豕。惻然恚曰。

夫囚以罪繫者。儉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活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也。群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至今不復豢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輒蹙曰。此余少年不學。茲聞之。尚有餘慙。子乃以為美談耶。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意。下軫囹圄之罪人。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為罪過。何也。曰。當日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為此。置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座右編

王文成既平宸濠。奸黨嫉其功。復營內旨。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時陽明受命巡撫江西。許泰等領京邊軍萬

密園寄所寄卷六
餘人在南昌勦捕餘賊。給事中祝纘。御史章綸。隨軍紀
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旦暮呼守仁名。謾罵或衝
道啓纜。守仁畧不為動。務待以禮。預遣官諭市人。移家
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
受。陽明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
勿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觀。嗟嘆乃去。久之
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時新
經濠亂。民間哭亾酬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
求歸者。泰日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泰
乃強守仁。守仁故不得已應之。乃三發三中。每一中。北
軍在旁。同聲踴躍。泰不樂而罷。且曰。吾軍亦皆附彼耶。

遂班師。野編

興獻王在邸。雅重文士。有朝者輒令見。肅宗。毛御史伯
溫朝時。亦獲見。毛以手撫肅宗首與額。且曰。相貌良
雅秀。時年十一。退屏後。憤然不平。比正位。嘗以問內侍
曰。何御史大如此。或對曰。彼以代巡為職。故敢為傲肆。
上因是漸以裁抑御史為念。堯山堂外紀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
命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皇朝盛事
夏言用事久。家富厚。高堯驪題。廣嗣曲池之勝。賡侍便
碎。及音聲八部皆逸。服御膳羞如王公。故事閣臣日給
酒餼。當會食。言與嵩共事二載。言不食上官供。家所携

酒餉甚豐。餼什器皆用金。與嵩日對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各自為饌。玉堂叢詒

許九杞。名相卿。海鹽人。為禮垣。以敢諫肥遯。最為夏文愍所重。文愍召起。道經嘉禾。以書致九杞。與決進止。於時藩臬郡縣。鱗舟祇候。道相孳也。九杞葛巾荔帶。刺一小舫。詣夏。夏問九杞。僕此出何如。許不答。第言可惜。李長源。却受觀察判官。夏公正襟起謝曰。便當疏辭。以奉明教。須臾。搥鼓廻帆。顧諸祇候。一時星散去。夏慨然。遂不果辭。卒及於難。海鹽縣圖經

光州劉繪。字子素。在省垣。抗疏論貴溪用事。上是之。貴溪度無以難。乃遣客李寶。以術來說。子素怒。梓寶柱

下。已而從給舍壽貴溪。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其碗碎地。客盡驚出。明日疏言十罪。不報。六月朔晝晦。上大恐。問天官主何占。子索引漢書對。請去言以塞天怒。明日遂逐貴溪。列朝詩集

嚴相謂華亭公。吾平生為貴溪所狼藉。不可勝數。而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為首揆。俱在直。欲置酒延貴溪者數矣。多不許。問許。至前一日而後辭。則所徵集方物。紅羊貔狸。消熊。綫鹿之類。俱付之烏有。一日候出直。乃敢啓齒。又次揆諸城為從臾。則曰。吾以某日赴。自閣出。即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諸城為先。憇西朝房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寢於他姬所。薄暮始至。就坐。進酒

音圖寄別者卷六
三勺。一湯。畧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揖命輿。諸城亦不敢後。三人竟不交一言。玉堂叢語

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野編

嚴嵩當國時。朝貴相款。卽就相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杯耳。一日相出少坐。卽以倦退。曰世蕃陪客。蕃怒。瞠目周視。復入曰。閉門。其時門卽下鑰。比堂中諸有悉徹如掃。諸公無可爲計。據地達旦。一日蕃謂某尚書曰。某馬某伏地候乘。又某郎中亦其狎客也。卽伏作馬。帆蕃因踐而乘之。行數步。蕃亦呼作某狗。然世蕃才絕敏。諳熟國朝典故。邊事機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處分。莫當上

旨。亦實出上命。故君父皆倚以爲重。寵日盛而勢益張。耳談

閣老嚴嵩得痔疾。肅宗賜紅柿療之。其謝啓有曰。草木何知。允執乾坤之長養。桑榆有幸。長承天日之光輝。伏願於萬斯年。比蟠桃而獻壽。克昌厥後。並瓜瓞以宜男。水南翁記

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綵衣。以陰受溺。笑史

嚴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盛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唾盃。今上

嚴氏籍沒。郡司奉臺使檄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

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往間道。過其
私居。謂劉公飯。饌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公曰。汝
王正當隆赫。烏用垂目為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
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故。且死。劉公適守袁州。
辛方以贓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憫其知幾。為減去
贓若干。始得出獄。從戍。碑史

丹徒靳文儂卒。時繼夫人年未三十。比老。有司以其孫
為嚴氏容。為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禮書吳山曰。婦人
節旌。制也。第令甲所載諸旌典。原為匹夫匹婦發潛德
之光。若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文儂公身
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

執寢之。大學士徐階亦以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
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
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
自言之。玉堂叢語

徐文長入京師。館張宮諭元怵舍。宮諭悛悛引禮法。久
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
磔吾肉。遂病發。棄歸。鏡戶不見一人。挾一犬與居。絕穀
食者十年。人問之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無他也。宮諭
死。白衣往弔。撫棺大慟。不告姓名而去。諸子追及之。哭
而拜諸塗。小垂手撫之。不出一語。十年裁此一出耳。列
朝詩集

袁中郎集云。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周望曰。此吾鄉徐文長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童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畧爲次第。爲徐文長傳。瓶花齋集

肅宗閱海忠介端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此干之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徐階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

嚴訥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袞停刑。至冬宴駕。忠介得免。林居漫錄

忠介在獄。自分必死。肅宗宴駕。提牢主事某設饌款之。海食欲逾常。主事曰。先生何款之甚。海曰。久知獄中例。將死必餞。欲醉飽而死焉。主事曰。莫誤莫誤。官中昨日云云。每聞之。卽痛哭。辟踊。飲食盡吐。蘇歌

李綱初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嘗過薊州。盜奪其篋。問隸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篋而去。臣鑿錄

張居正喪父。巡撫縗服往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小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厨。至被世蕃拊肩

呼嫂亦不為羞。座右編

居正奔喪歸所坐步輦則真定守錢曾創以供奉者前為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內童子左右侍為揮筮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盛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而真守無錫人。獨能為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野編

居正奉旨歸葬。所經由潘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叅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于暇。飭廚傳。玉堂叢

居正每快渡江。楚撫于其歸。先排列艨艟。上覆以板。往來若平地。兩傍栽叅天桃柳。月下燈照前後。居正母與中。竟不知為渡江也。嘯虹筆記

湖廣按朱謹吾為居正建三詔亭。居正作書辭之曰。吾生平學在師心。不期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期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况欲侈恩錫寵。以誇耀流俗乎。且盛衰榮悴。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驛耳。烏睹所為三詔者乎。此書有才有識。故能擔荷宇宙。勿徒以權臣相擬。蘇譚

居正方專國。從容問其叔。公車中頗知有雄駿君子。晁

賈其人者乎。口無逾於湯沈兩生者矣。居正將以鼎甲
昇其子。羅海為名士以張之。命諸郎因其叔廷致兩生。
湯義仍獨謝勿往。而沈君典遂與居正子懋修偕。及第
又六年。癸未湯與吳門蒲州二相子同舉進士。相使其
子召至門下亦謝弗往也。除南太常博士。後以劾政庶
謫典史。列朝詩集

居正未第時。極為遠王所眷。甫釋褐。還鄉。謁王。王置酒
款洽。遇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訝居正綈傲。默然久之。
私戒尚衣官監。程其短長。出繒錦製袍二襲。紗縠稱是。
篝燈夜成。且走騎奴遺之。居正酒醒。衣至。試之不失尺
寸。驚喜過望。遂世邸頓首謝。王曰。瑣瑣何煩主臣。未幾

而居正掌國。反日夜思齟齬王。而未有間。嘗以書抵所
知者云。荆國王終不可留。尋禍作。說郛

嘉隆間。講學盛行。楚人顏山農。謂貪財好色皆性生。天
機所發。不可闕之。第弗留滯習中而已。門人羅汝芳。成
進士。戒且弗廷對。羅不從。明年遇之淮上。答之十五。挾
以遊。羅唯唯。惟命。後至南都。以挾詐人財事發。羅之官
答五十。不哀祈。困囚。且死。羅力救之。得出。出則大罵
不已。謂欲殺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羅亦唯唯。朝野異

何心隱者。其才高於顏山農。而狠幻過之。嘗言天地一
殺機也。堯不能殺舜。舜不能殺禹。故以天下讓。湯武能

殺桀紂。故得天下。少嘗師事山農。山農有例。師事之者必先殿三拳而後受拜。心隱既事山農。察其所行。意甚悔。一日值山農之淫人村婦也。匿隱處。俟其出而扼之。亦殿三拳。使拜。削弟子籍。顏謫戍歸。八十餘。尚無恙。何竟爲張居正所殺。居正未相時。訪耿御史。坐席未煖而去。何從屏後窺見。便謂此人能殺我。辨學遺編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數載。從學者日衆。名始聞。常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爲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祭而哭者三。祭畢。帆書祭文數道。分呈滌泉。跡其所爲。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天祥。皆非有爲爲之者。後數年。而球

之子僉事鈺。以提學至。造其廬。拜之。執子弟禮甚恭。至今山上祭忠臺在焉。莘野纂聞

萬曆中。楚宗人訐奏其王。業奉旨處分矣。王備物謝恩。因謝當事者。宗人欲申前說。三十二年。閏九月三日。相率過漢陽府公館。奪其私書。并解京銀四扛。攫焉。本府閉城。黃典史走報。分巡道分巡副使周應治。鄞人也。倉惶請於趙巡撫。可懷。帶領軍人。捕焚其書。捉獲宗人三十餘人。裸其體。加桎梏。而鳴金鼓。以入於會城。諸宗人見之。憤甚。初五日。糜至撫院。遇應治。併學院賓某。共擊之。應治竄伏。趙內衙之神樹。趙出諭。語復不倫。登時打死。碎屍。應治乘間棄。救印逃。事聞。獄具。斬二人。賜死五

人。餘禁鋼。太白劍

是年七月。布政使門首桃樹開花。閏九月初三。地震千里。自東北達西北。廿三日。川省城天鼓大鳴。復大雨。

潤州丁璣。督廣東學政。渡江。有司具牲醴。請祀水神。公笑曰。舟乎。或沉或浮。神何預焉。至中流。風浪作而舟覆。李夢陽督江西學政。渡江。有司亦有此。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且曰。水神而投諸水。得其所哉。竟無恙。中洲野錄

許文穆公典已北試。聚登榜者於射所。戒厲之。既至。拜謁。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卽

如我長班。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行體訪。定人品高下。湧幢小品

萬曆三十三年八月。金陵旱。西門外。見監殿內銅殿一座。詢之云。是陳太后赦四川造三座。一送峨嵋。二送南海。三送五臺。峨嵋已完。此送南海者。因裝至京。被撫院阻留在此。恐海上倭寇聞風窺伺難防。徐議請旨。今收送句容華山矣。其殿高一丈六尺。深濶各一丈二尺。周圍皆菱花牕格。秀麗可愛。又於本殿內起爐鑄一座。送五臺。各料將完。匠工俱是川人。問每座價值若干。云三座約費十五萬。崇禎末。有扛大佛數座入京者。至彰義門。門軍阻之。檢驗。每佛身中藏一大銅砲。先會祖日記

武清伯李偉。慈聖李太后之父。起自瓦匠。驟貴。請乞無厭。一日慈聖賜一篋。封識甚固。疑是重寶。開視。則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嗣後欽哉。覽菴微言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宋宦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云。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輩十人於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終有柴市之殉。孔公天胤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蓋夢炎衢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朝數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責令書一呈。結曰。余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葉書二編

王文成之曾孫王先進。襲爵。後無子。應立其次弟先達

之子業弘。王司馬業浩者。文成父鼎元華之後也。王異議。另推先通爲嗣。蓋文成長子正億有二子。先通乃其次子之後。業浩詭稱先達爲乞養。非王氏。故業弘不得立。又徧賄五府諸公侯。竟以先通嗣。業弘不平。上書忿爭下獄。後國變。先通被殺。業弘乃以免。綴寇紀畧

明熹宗天性極巧。癖愛木工。手操斧斲。營建棟宇。卽大匠不能及。又好髹漆器皿。朝夕修製。不殫煩勞。當造作得意時。解衣盤礴。非素寵倖不得窺視。或有急切本章。令左右讀之。一邊手執斤削。一邊側耳注聽。讀奏畢。命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以太阿下移。蘇譚

天啓六年。南京太監二十四衙門。與北京太監魏忠賢

立有生祠。在後宰門典善寺傍。其祠大三間。有魏璫真容三幅。正間一幅。畫朝衣端坐。兩傍小內監。執團扇牙笏。又木刻魏璫一像。坐正間。其左間一幅。畫金盔金甲。端坐。兩傍皆小內官恭候。其丹墀之左。立一大石碑。道魏璫出身入宮始末。丹墀之右。立一大石碑。述魏璫扶幼主功業。節省南京進貢解物錢糧若干。其文乃杭州一廩生撰書。外有儀門頭門。仍未造完。所費何止以萬計。天啓四年創立。至是年尚未完工。先曾祖日記。萬曆戊戌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爲魏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

常造點將錄。傾害東林諸君子。忠賢閱其書。嘆曰。王尚書斌媚如閹人。今筆挾風霜。乃爾。真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王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星。智多星。右諭德。繆昌期。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叅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掌管錢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鵬。禮部主事。賀煊。地狗星。余毛。大尚寶司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部給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勉。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

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璉。天勇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又有馬軍八驃騎大將八員。走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巡視城垣頭領一員。定功賞罰政司頭領二員。考算錢糧支出納入頭領一員。分守江南汛地水軍頭領八員。守護中軍頭領十二員。四方打聽遞接來賓頭領八員。專守帥字旗頭領一員。馬軍頭領二十員。步軍頭領二十七員。等名色。所列如李應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慎行。陳于廷。錢謙益。

文震孟。方震孺。徐憲卿。鄒三俊。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晉。趙時用。等人皆南直人也。一時更有東林川流錄。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羣小同心。排擠正士。不遺餘力。遺書集

忠賢盛時。一測字者來京。喧傳甚驗。乃易服潛往叩休咎。因書一囚字。與權其人。即首稱奇。詰其何意。曰。國一人也。忠賢服。以為神異。厚犒而別。乃私語人曰。日下雖好。只是結局不佳。叩其何說。曰。一人懸在中間。將來必要弔死。四面俱無着落。家業自然蕩盡。後果應。全上。

五人墓事世艷傳。時至江陰。逮李侍御應昇。開讀時。亦

寄懷寄別寄卷六
有垂髫少年十人。各挾短棒。直呼入憲署。殺逆璫校尉。諸尉踉蹌越牆奔竄。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斲其片肉。擲以飼狗。貞勝編

蘇州逮周公順昌。民變擊斃校尉。後蘇民倡議。天啓無道。互戒天啓錢不用。各州府縣皆和其說。將天啓錢積下。後傳至京中。各省直出示曉諭。錢乃復行。私禁凡十閏月。先曾祖日記

天啓七年三月。歙縣嚴寺街民變。因工部呂下問。吳百昌家屬。振報各親。代完欽賊。激變市民萬餘。奔郡城。將察院內下問新造樓屋拆燒。下問撞破後牆。帶家眷

走入軍廳衙內。府縣官出示安民。後許志吉代任。更酷於下問。志吉文穆孫。至今有餘愧云。全上

楊漣入獄時。度不免。嚙指血草草千言。冀以尸諫。埋泐所。爲許顯純所發。付之火。吳次尾集

顧裕愍公大章。以璫禍與楊忠烈公漣同下鎮撫獄。每被拷掠。裕愍切齒不發聲。忠烈大呼太祖高皇帝。一搊輒一呼。裕愍未死。前數日。右手大指食指尚存。握筆作書曰。吾以五十死。猶勝死者壽。而無子者。吾以不祥死。猶勝死牖下而無聞者。吾詩有故作風波翻世界。長留日月照人心之句。可以爲吾祠堂中對。旣被難。以血布衫裹椶。落入指寄歸。裕愍與弟大詔孿生。貌相肖。父母

不能辨。既長。一成進士官部曹。一不第窮經著書。木齋
新編

京師大盜朱國臣。其黨爲劉焯。劉大。劉二。劉三等十人。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逸出東市。遇夜巡把總訊之。故反詰云。爾爲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曰。夜巡獲盜有功。當陞何官。曰。有功陞欽依。或叅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術術。有強盜十人。可往擒之。然須違吾終身耳。把總諾之。果獲十人。無脫者。下法司俱服。而朱國臣云。我等擒京師清矣。夜戶可無閉矣。且吾告若。凡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乃我也。而坐使女蕭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

冤乎。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歸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誰復爲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爲民。諺郎中徐一忠於外云。識小編

一中貴夜巡。忽聞塚中人聲。蓋旣瘞而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爲某翰林第七姬侍兒。遭鞭笞。將斃。復置水上。凍一夕乃死。事聞。翰林自引過如魏丞相。上怒。罷其官。
太白劍

績溪民李世選。韓國善長十世孫也。當高帝時。駙馬都尉李祺坐父罪死。其子盛慶。臨安公。子出也。貶績溪爲民。至號泣上前。上賜以手書。龍封。許二百十六年。執此

見手復其故爵。故世遷於崇禎初年。具奏上親加辨驗。以敕中胡惟庸為容。李祺為棋。且善長死于二十三年五月乙卯。此敕云仲春。與寔錄及奸黨錄事迹不合。世遷下獄論辟者十年。刑科李清請宥之。乃釋。按其龍封紙墨紺記。嚴重久遠。非民間倉卒所能為。豈高皇聊塞主請。故為錯誤。以開疑案。其真偽卒莫能辨也。司寇鄭三俊批其牘曰。者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科臣清服其言為至當。初讞此獄者。援安假救書律。世遷長繫論死。無論功臣將相。公主肺腑之謂何。嗚呼。過矣。殺寇

水刻編
劉鼎心理。李會元書。皆以夜禁為內瑞。邏者所持。小

劉五板。扑李十五板。李歸。當忿極。遂絕。時省元陳組。殺聞訃。往哭之。歸而亦絕。寧虛炎餘稿

中官振政本。亂天下者無甚於王振。劉瑾。魏忠賢。其事權絕相類。振在樞筦最久。其橫惡至乙丑丙寅以後。而極。已巳屠裂於土木。瑾以丙寅流毒。庚午剛於燕市。家族皆誅。夷籍沒。忠賢肆兇。亦乙丑丙寅為極。而即伏誅。自縊於丁卯。仍戮屍。籍沒。瑾相去一甲子。忠賢之去瑾。則再甲子也。貞信編

崇禎年。枚卜閣臣。一時大僚及臺諫相構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因造為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其曰。二十四氣者。殺氣。梟姓。棍氣。孫晉。辰氣。金光宸。陰氣。章正。

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瘴氣王錫哀。時氣黃景昉。
羶氣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悔氣王士鎔。霸氣倪仁楨。疝
氣周仲璉。糞氣房之祺。痰氣沈維炳。毒氣姚思孝。逆氣
賀王盛。臭氣房可壯。望氣吳偉業。雜氣馮元颺。濁氣袁
偉。油氣徐洪。穢氣瞿式耜。尸氣錢元愨。各有評號。中間
賢不肖參雜。其指為淫氣逆氣油氣穢氣者。其後皆死
國難。兩朝識小錄

左寧南侯良玉。遼東人也。起軍校。以功官都司。初以苦
貧。毋錫州軍裝。坐法當斬。適有丘器者。與同犯。願獨認
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
司徒公。司徒公嘗愛使之。命以行酒。冬至。燕上陵朝官

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且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
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
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為總兵官。入
見司徒公曰。大凌當天下勁兵處。固不易解。世威當行。
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
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
曰。獨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為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
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諭
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
世威往。以為捕之。繞牀語曰。得非丘器事露耶。走匿牀
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

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遺愁集

幸百歲。姑蘇承天寺僧浚井。得一鐵函。隨上之撫軍張公國維。啓之。甚輕。函內蠟封。封內紙裏悉啓。乃宋德祐年鄭思肖所藏詩文。所言皆亾國事。四百餘年。始傳之人間。座右錄

家玉峰少宰巡撫浙江時。立志開杭州城河。方憇無從覓舊徑。忽得一祕冊。細註某處石礪。某處土岸。某處幾丈尺。折而東西。瞭如指掌。按圖指示。折毀豪家侵占房屋。河遂濬開。若得神助。

關夫子廟獨顯京師正陽門者。以門下寔居近左宗廟右社稷之間。朝廷歲一命祀焉。朝者退必謁。輻嘖者

至必祈禱也。祀典歲五月十三日。祭漢前將軍關某。先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行禮。凡國有大災祭告之。萬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恩齋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侯志也。天啓四年七月。禮部覆題得旨。祭始稱帝。先是成祖北征。木雅失理。經潤溱海。至幹難河。擊敗阿魯台。軍前每見沙濛霧靄中。有神前我軍驅。其中袍刀仗。貌色髯影。果然關公也。獨所跨白馬。師還。燕市先傳車駕北發日。一居民所畜白馬。晨出立庭中。不動不食。哺則喘汗

告園宮所宮者
定乃食。回蹕則止。事聞。乃敕崇祀祠。有修撰焦竑碑。庶
吉士董其昌書之。祠籤最靈。休咎一無爽者。帝京景物
畧

魏忠賢柄權。朝臣附之者。以爲父。忠賢目曰乾兒。都人
作百子圖。演義嘲之。其時獻媚者。爭爲立祠。自永恩祠
一倡。而懷仁崇仁隆仁彰德顯德懷德昭德茂德戴德
瞻德崇功報功元功旌功崇勳茂勳表勳感恩祀恩瞻
恩德馨鴻惠隆禧。內而中官。外而封疆大吏。丹黃土木。
徧于寰宇。至杭州。建於臨。壯繆岳忠武兩祠之間。而國
子監生陸萬齡。請建祠於太學之側。則無忌憚極矣。聞
逆祠小像。有以沉檀塑者。眼耳鼻手足。宛轉一如生

人。腸腑則以金玉珠寶。髻上空一穴。以四時花簪之。其
獻媚如是。兩朝識小錄

天啓丁卯鄉闈。閩人顏光衷。茂猷兼舉五經。成文二十
三首。外簾得之。以其文堪入彀。惜其違式。命止錄易經
義以進。吾鄉和世培。彪佳取中。迨舉卷入對。始知其兼
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大座主不敢自專。題疏上
命特中進士。故會錄列其名於會元之前。及壬午之北
闈。癸未之會闈。嘉興譚築巖。貞良。慈谿馮眉仙。元颺。皆
以兼五經具題。奉旨一體校閱。各與中式焉。予考之閩
書。漳州長泰縣黃文史。字廷實。晚號遜叟。穎悟博通。洪
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

旨。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則兼五經而應試之始也。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特賜五經及第。又孫與中。九經狀元。真宗朝蔡齊字子思。亦中九經狀元。葉書

國朝浙江查嗣韓。福建林文英。皆以丁卯京闈五經兼作。題准戊辰會試。均入史館。後不為例。

崇禎朝所任五十相。即位初。勸進者多。維吏議。既卜者或濫廷推。蒲州韓定國是而幹。裂無聞。高陽孫承當巖

關而密勿莫預。君心之所向。全在乎元年之枚卜。而宜與周延烏程溫體之變起。宜與初望。止於一推。君子持

之太過。體仁在上前。言多傾險。大臣宜以朝廷大體。從容爭奏。俾體仁與錢謙益俱罷。至上未必不悟。乃冢臣土永光權譎兩端。輔臣李標錢龍錫。苦心引救。不能明言兩人長短。故使體仁得行其說。由今思之。體仁用而天下亂。未必謙益用而天下治也。然謙益之為人也。才而疎。其才也可以有為。疎也亦易於僨敗。體仁腹心陰沉。大有以過人跡其所為。宜與比而體仁未嘗不私。武陵楊嗣欵而體仁未嘗不詐。韓城薛國鷺而體仁險惡。過之用事。八午致寇難日深。勦撫機宜盡失。其後之人。雖得罪而已。無免。果操何說而得此。彼蓋挾其機智。上以彌縫主心。中以諉避事任。下以錮遏言路。幸使各位

全。身家固。而萬事潰決。不可收矣。語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人主之凶刃。不可一日而頓也。自神祖不視朝二十載。而天下之局。咸出宰相之與臺諫以相持。宦寺乘之以馴致。崔魏之禍。迨懷宗誅鋤大奸。虛懷側席。不幸老成忠厚。半磨滅於逆奄之手。新進蠶起。頗欲借正論以挾持人主。而自詡功名。體仁乘帝之疑。持私說以險詖惑亂。天下雜然起與之爭。帝既信其孤立。又恐難於獨任。則縱言者搏擊以觀之。冀得中收其用。而黨禍遂不可解。舉軍國大計。無一關大臣小臣之心。間取得失功罪。撓而入於恩仇之中。俾至上爲之徬徨疑誤。莫適所從。兼以濶任事者之心。而抵於敗。故曰國家之禍。宰

相與臺諫爲之也。當宜與烏程共執政。草澤易於前除。兩相漫不之省。宜興去而寇患始棘。又經烏程之戀權。偷責釀禍而不決策者累年。武陵受之。無所諉。以至於斃。則當國之解免。不待智者知其難。宜興家居本佚樂。自以帝必思之。身閒既久。亦不得已於一出。中外知其必出。說以盡反。烏程之所爲。故其復相也。捐租起廢。清獄肆赦。罷內操。及諸鎮監軍。欲以大收士大夫之志。然必取當世所急者。一爲縣官盡力。乃可身名兩全。顧宜興不知。爲宜興謀者亦不知也。帝自念措措然焦勞宵旰而不效。姑取天下事付之宜興。以小自弛易。廷儒至京上親賜宴。退入官。欣欣喜色。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皆行。壬午元旦。皇極殿朝賀畢。帝召閣前日。古來聖帝明王。

子圖子行
焚慶寄遺問

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於正力端冕而求。聖躬轉而面西。向閣臣一揖。臣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諸臣跪謝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自此手詔皆稱先生云。

朝士樂其寬而幸其專。爭欲狎驪龍之睡。以行所欲。故雖中原糜潰。輒交口而誦相公。以拭目太平。宰相與臺

諫之勢合。而變隙生矣。同宜與再召者。有江夏賀逢聖

帝之允。賀逢聖。放也。同周延儒。陳演。召見。賜坐。德政殿。逢聖。懷聖恩。忽放聲大哭。已賜宴中極殿。逢聖復大

愛。拜跪十數。不止。帝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禮。復絮哭不止。見者怪以爲不祥。潯川張至發。皆

不久稱病。謝德州陞者性谿刻。又以人言免。天下事一決於延儒。陳非研演。本與陞同拜。晉江蔣德璟。黃景昉。興化吳甦。又以賀謝行後始入。甦故按秦撫晉。以勦撫流寇有功者也。癸未三月朔。承天告陷。帝痛念山陞。其

關臣而流涕。自谷失德。因責中外調度乖方。諸臣叩頭

謝。次日帝再召甦。甦曰。楊嗣昌死後。督師無人。卿可往湖

廣督師圖恢復。甦曰。逆賊不道。犯我陵園。臣何敢惜其

死。願陛下發勁旅。假便宜。率之而南。必雪國憤。退而上

書。請兵三萬人。進復襄陽承天。而兼顧南京。重根本。秦

督師孫傅庭宜出關合勢圖賊。帝覽奏。殊不憚。御昭文

閣召甦前曰。先生奏用多兵。三萬人豈易猝辦。且南京

制強賊。退可馭驕帥。不則徒損威重。萬分何益。南京高皇帝陵寢在焉。臣懲承天前事。豐芑是虞。出師南征。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次輔陳演進曰。督師去。則督撫之兵皆其兵。姓曰。良之請兵。正以督撫無兵耳。秦督新集之衆不足仗。且遠。緩幾千里。勢豈相及。豫督得良玉護從之卒數十。豈足言軍。豫兵敗於開封。新撫袁瘡。瘡亾散者二千在河北。楚兵承天新岫。諸將不知存亾。督撫何兵可爲臣調度者乎。臣今日勉啣上命。提空名視師。仰而悍鎮。束手待賊。計入境之日。必騎遣急奏。臣侍帷幄。望天顏尚不得請。况在行間萬里外乎。兵者國之大事。機宜一失。禍不忍言。臣敢惜餘生。不以上告君父。耶帝

見其語切。爲色動曰。先生言是。若一時難調發。其先將一萬人從。乃召兵部尚書張國維。議配以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賜督師臣賞功銀五萬兩。而於左良玉下特詔。出帑金專賜其軍。從督師請也。唐通尋以西協留防。而國維尋與司農傅淑訓俱得罪。上方簡川大僚。於兵食重有所變更。督師需次未發。帝一日召閣臣出劄示之曰。此秦督進兵疏也。卿等以爲何如。姓曰。兵危事。而傅庭易言之。矜其勇氣。刻日掃除。以約束未定之兵。當禦捍方張之寇。是役也。臣竊危之。上曰。何也。姓曰。傅庭軍資甲仗。皆歛之於民。秦父老怨刺骨。又不結以恩信。而驅不教之民以戰。一往趨利。難以持

人。信其間諜。恐墮狡謀。臣愚不知其所以勝。惟上熟慮之。上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生見良是。顧賊橫已極。秦督奮然一有所出。亦惡可以少也。姓乃不敢復言。先是宜興之能用人也。六卿以下。鄭三俊。劉宗周。馮元麟。倪元璐等。皆其所稱舉。即上所最恨者。無如黃道周。且錄用。督師姓則拔而至於相者也。自吳昌時入。於宜興最親。而興化之交亦厚。日遊於兩公之門。以招搖寵利。而三四趨風。僕銳之徒。乃起而與之爭權。其中稍自持正者。默以告興化。謂兩相應。早自別白。又有宜興素厚善者。求事稍不順。輒陽趨而陰背之。宰相與臺諫且離且合。而江南北之怨漸成。上亦頗知其端。未察也。會延

儒先以視師薊門。中官及駱金吾養性之間得以入。

出征。上意已疑之。及至軍用。劉澤清為中軍。諸大帥奔走若蝟。猶如長安時。中官皆密以聞。而姓因

受命辦嚴。逡巡失上指。同官又從而齟齬之。浹辰而江

南北兩相俱罷。官與雖撤監軍內操。而與中官往來頗厚。上恐其令也。乃於誅王裕民之前一

日。密召宜興。盡屏左右。而所及不遺。語五鼓。葉裕民

市。而宜興始知。中官皆以昨者。遂膝實贊帝。殺之。雖力

辨不信也。以此恨刺骨。而其過日開於上矣。掌金吾事

郭承吳罷。駱養性以非次用。由宜興所拔。會與吳昌時

不合。宜興亦有易之。養性見人大怨望。熊開元之糾

宜興也。上嘗密詔賜死而中止。養性渡之於同鄉科臣

家。因避。國避以告同官曹良直。良直具疏以延儒自用

他事。有讓。姓以三月請兵。責其稽緩。既皇恐待罪。再疏

與致化去。姓屢奏請行。而以無兵為言。上曰。徐之。兵將

公。德環言於倪。倪曰。上意欲吳公速行。緩語相慰者

試耳。觀首揆來趨。可見。姓聞之。不以為然。又以孫傅庭

出關。牲力言持重。而孫傳庭加督師。兼制應皖豫楚諸軍。舉討賊事專責之矣。當是時。上新任樞計二臣。馮元麟。倪元璐。皆山兵侍郎。不次用。召見中左門。諭之曰。國家艱難。兵食宜合一。卿兩人同鄉里。負才望。朕故用以協心規畫。卿其有以報朕。此兩人者。公忠濶達。實有濟變材。早年爲體仁之所抑沒。元麟緣南卿寺間地免。元璐則烏程畏蔡澤之道。嗾勳臣論劾之。宜與再召而始出。一見被谷遇。始信上知人。向誤國事。皆體仁輩壅蔽之耳。元麟數被病。強起視事。上賜藥餌雜物。庶數月不得瘳。元璐歸。併三餉。以便稽核。廣鼓鑄。行鈔法。以助之。聊支吾。廣納。非其意也。每相見。輒頓足曰。使吾兩人早

受知。竭狗馬之力。天下事或不至潰裂。今定何及耶。傳庭之出關也。貽書元麟。雅不欲速戰。且上意及朝論。連之急。不得已誓師。既下汝州。克寶豐。三日五捷。帝坐便閣。喜甚。召元麟曰。傳庭乘勝。賊滅亾在旦夕。卿居中調度有方。朕且加殊賞。元麟頓首曰。賊故見羸以誘我師。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無憂。上嘿然良久。弗應。因罷去。無何。傳庭兵收書聞。在廷切切惴恐。臺諫之糾宜興者。戶數奏。上方以西事爲恨。曰。吾日夜憂賊。而大臣多受金錢。壞法令。無纖毫以國家爲意。卽心膂之。謂何。因震怒。而張獻忠先已破武昌。上又追恨。使吳甦早誓師。南征不至此。獨怪臺諫鮮有平心按劾。故於逮延儒也。并

姓治之。延儒賜帛自殺。延儒熟於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逆。賄款不責。當時有
參其利歸群小。詰集厥躬者。此其錄也。賜死前一日。輔臣德璟等揭救曰。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場聖德。如指
租起磨。解網捕諸大政。天下咸戴太平。但其賦性
疎。門客宵人。乘機假借。延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
絕。以致寵辱彭閭。罪安所追。惟上念其視師一出。抗既
然。但以其罪犯重大。前諭已明。姓固未出國門。武昌之
姑念首輔。勒令自我。已有旨了。姓固未出國門。武昌之
 敗。誅之無辭。得減死戍金齒。初延儒未罷時。上驟用修
 撰魏藻德為大學士。又一年而吏侍郎李建泰。副都御
 史方岳貢。同首輔陳演。人閣佐理。藻德廷對第一。甫三
 年。岳貢久滯松江太守。得譴。用清名召見。不三月得相。
 皆特恩也。建泰風骨峭拔。性慷慨。負重名。晉人善治生。
 家百萬。數欲捐輸以佐縣官。有止之者曰。公行且相。柰

何以貴進。及相而賊已過河。計不留之以為大盜資。顧
 扼腕已晚。是時上數憤懣不食。建泰進曰。臣自度居中。
 無以分主憂。願馳至太原。出私財購死士。且以倡率鄉
 里擊賊。不用公帑。十萬之衆可集也。上大悅。即其所薦
 凌嗣。介松年。郭中傑。以從。嗣以進士授兵部主事。松年
 改戶科給事中。中傑。假副總兵為中軍。十七年正月二
 十六日。行遣將禮。先期駙馬都尉萬燁。奉特牲告太廟。
 上臨軒手勅。代朕親征。加勞賜龍節一。尚方劍一。百僚
 皆侍班。余吾備法駕。警蹕御正陽門樓。光祿寺置宴。大
 合樂。御製詩餞行。建泰拜謝。上為之起。凭欄目送之。良
 久。乘輿乃返。是日大風揚沙。建泰就車。適數步而左。輈

晉書卷之六
觀者以爲憂。進士程源私於駟曰。賊過河。全晉已騷
動。若疾行可及。遲則不能支。若晉破公。雖行無能爲也。
既而曲沃陷。建泰家被掠。氣奪。所過東光諸小邑。閉門
不給餉。攻之始開。建泰疾甚。兵盡潰。猶豫幾輔。不能進
上以建泰之行也。於二月朔。用工部尚書范景文。禮侍
郎丘瑜入輔。而藻德岳貢。於二月二十六日受命。特遣
藻德以兵部尚書兼工部進文淵閣爲總河。岳貢以戶
部尚書兼兵部進文淵閣爲總漕。皆管屯練事務。駐於
臨清淮揚。備南遷也。尋得旨中止。是月也。德璟演相繼
罷。德璟之罷也。以光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咎首爲此
策者。德璟擬旨云。向時聚歛小人。倡議搜括。致民窮禍

結誤國良深。上不悅。召見詰之。以小人至名德璟不敢
斥言楊嗣昌。但以舊司農李待問爲對。帝曰。朕非聚歛
止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歛。因既有舊餉五百萬。
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
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三
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三萬
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
四萬。宣大山西兵陝西三邊兵名二十餘萬。一經抽練
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
之餉耳。民安得不困。上曰。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
璟言戶部雖并三餉爲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

元璠。至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少解。德璟退
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只以練餉立說。或數千
或數百。抵塞明主。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言不足
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
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
雖三餉愈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又甚。臣又私心恨之。益
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推咎於議練餉
之人。冒昧愚戇。非常死。因引咎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
此去。先是十四年。上遣使按御史陳純德。奏抽兵練餉
之弊。疏曰。兵一抽。則人失其故居。無田園。無產業。之
戀。無父母妻子之依。思歸則逃。逢敵則潰。押餘者。既以
餉。薄自安於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為用。伍處

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且樂其逃而利其餉。武
弁扣剋既熟。則凡可以營謀轉運。皆是物也。精神不用。
以求伍。而用以扣餉。厚餉不用。以養兵。而用以營伍。
虛則無人。而又安言練。餉靡則愈甚。而安望其裕。此兩
窮也。先朝詞臣。有經世之畧者。莫過於海上徐文定公
光啓。晉江蔣公德璟。徐公農書。及西洋火器諸法。皆講
求以備國用。惜年老未及行施。蔣公於錢糧士馬之數。
瞭若指掌。在上前亦能敢言。然上素惡直好諛。見廷儒
體仁嗣昌輩。語多迎合。又環巧捷給。而蔣不免於戇直。
口操閩音。以此不甚合。然其時已危急。雖用之無益也。
德璟去。都諫孫承澤汪惟效爭之皆力。魏藻德亦以為
言。然已先傳藻德為首輔矣。璟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輒
去。又以在廷連章見留。避嫌即具疏辭朝。并研相演雖

同免。其得放在後。時畿輔冠騎已充斥。乃不果行。嗚呼。上之號咷求賢者十有六年。至末造庶幾乎一遇。以今觀之。如蔣德璟。李建泰。范景文之在政本。倪元璐。馮元鸞之備六卿。以視從前之克位者。相去遠矣。然必用闕茸斗筲之魏藻德。躡而處乎其間。則又何也。祖宗朝各邊養兵。全取給於屯鹽民運二者。其關支京帑。始自正統。訖於萬曆之末。亦止三百餘萬。今抽餉練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據德璟所陳。當時蠹國諸臣。真萬死不足以塞責。誠以至上之明察。若使德璟效用。如烏程宜興時。俾當宁早聞此言。且虛懷前席之恐。後不幸太勢已去。明知前人之破敗。不

可勝誅。不得已貴曲沃破家專征。訪通州以敵臺城。皆為目前支吾苟且計。其經久遠謨。非不深領其言。願以無可如何。拂於心而逆於耳。噫嘻。孰非時為之哉。君子不得不致恨於始用事之人也。後元末死編

高皇建都金陵。命劉誠意相地。築前湖。為正殿基。業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後。誠意見之。默然上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舉。時金陵城告完。高皇與誠意視之。曰。城高若此。誰能踰之。誠意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蓋謂燕王也。高皇又問誠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方盡。後泰昌萬曆子。天啟崇禎弘光。皆萬曆孫也。果符其讖。剪燭叢編

李給諫清三垣筆記曰。闖賊入京。命各官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各官再集。一象獨仰大內。淚如泉注。四彝館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置之重辟。使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賊終不能屈。續表忠

卷之四十五

